

JB THE YOUNG

# 寄青年

第一卷



第一号

精神领袖

我

是

寄

罢

## 寄告青年

当今社会，有许多不合理之处，令我们常不免要感慨一句，“这合理吗！”青年总是追求合理的，而不合理，总会逐渐让人觉得他是合理的。难道我们真要等到不合理成为合理，而原先的合理早已无人知晓吗？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和本刊：“寄”即为“致”，“给”，而另有别意为感叹语，即昭示着不合理。希望有志之学子联合起来。即使无法消除，也要时刻提醒人们，不合理不合理，切忌成为合理。

十一月十一日。

# 目录

寄告青年.....	沙子
学个寄.....	沙子
鸟人日记.....	鬼鬼银鱼
短文两篇.....	沙子
家长会.....	沙子
仓鼠学生的日记.....	沙子
正林先生.....	沙子
死地.....	风起流星
日寄（连载）.....	沙子

## 学个寄

当今学涯，可谓是个寄吧。血海无涯，难道要一直寄下去吗？人民从一生下来到二十多岁，做了小半辈子工，学也练也，不过是纸糊的老虎，都是虚有其表……

其时听到一个看法：“学习不过是为了分层，知识仅为附属品罢了”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既有老师教导：“学习是为了自己，现在辛苦是为了以后幸福”，也听到过“你们不学没人逼你们”，而后又强迫学生默写的。

学校里时常听到“我是寄吧”，又是为何呢？不过是瑞的语文到了年级第一，而自己还在几百名开外罢。（所谓瑞，即有一篇《瑞转》，还可以看看的）其大多因为不合理二出现，而剩下的，也无从知晓罢。下举几例，皆为不合理之处。

期初赴乐韵课，立于走廊，既言：“女进，男静则进”。立于教室，又言：“女坐，男静则坐”。坐毕，师抚琴，错音，皆乐，怒言：“会否？不会则静！”即会，不敢言，只好作罢。课半，众言，师曰：“何以如此放肆！”众静，又曰：“何以无声！”众怒，或言或否。课毕，众怒而奔，惊呼：“寄！”

某日体育课，借三球，一球予健，一球予博，一球予众。博，球人也，娱球强甚。众不说，不与博娱。博孤，遂将球予健。健者，贱也，长居榜尾，大不周正。另班求球于健，健曰：“善”。众觉，大怒，怒言：“寄！”

## 鸟人日记

某 Z 君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，分隔多年，消息渐缺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，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晨瑞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鸟人”一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寄吧之言，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组长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，惟人名虽皆学校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识。

### 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两多年，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两年，全是发昏，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十八班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### 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课间小心，方见博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，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议论我，眼色也同方见博一样，脸色也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，忍不住大声说：“你寄吧谁啊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，我同方见博有什么仇，同走廊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？只有两年以前，把正林先生的陈年作业，踹了一脚，正林先生很不高兴。方见博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，约定走廊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入学，何似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，这是他们班主任教的！

### 三

晚自习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被老师夸过的、也有拿过奖学金的、也有进年级前十的、也有语文考九十一的，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走廊上的那个老师，骂他学生，嘴里说道：“真不讨喜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吃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，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Z 君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教室中了。

拖我回教室，教室里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，他们的脸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教室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鸟人。这一件事，越叫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二十班的同学来告状，对 Z 君说，他们班里的一个大差生，给大家骂了，几个人便把他拉到考场去，让他考八门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二十班的和 Z 君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拉人考试，就未必不会拉我去。

你看那老师“不讨喜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二十班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文具，全整齐的排着，这就是拉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差生，自从踹了正林的作业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差生。我还记得 Z 君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哪里猜得到他们心思究竟怎样，况且是要拉人的时候。

凡事总的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考试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“双减政策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考试”！

书上写着许多字，二十班的说了这许话，却都笑吟吟地睁着怪眼看我。

我也是学生，他们想要拉我去考试了！

#### 四

早读，我静坐了一会儿，Z 君送进作业来，两页自主学本，两页课时精练。这作业，白而且薄，全是字，同那一伙出卷子的出的一样。写了几题，干巴巴的不知是试卷还是作业，便把它连图带字地撕掉。

我说：“Z 君，对 F 君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走廊上走走。”Z 君不答应，走了，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，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

## 短文两篇

### 家长会

呜呼，无法可想！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家长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。

开头几位老师的讲话还算正常，基本做了一些总结，然后是未来与要求。从班主任开始就有些奇怪了。首先是期中成绩的汇报——都是老生常谈了，接着是班级情况的汇报，便由班长和课代表来讲了。既由同学汇报，结果也就不得而知了。纪律方面提到四个组，也有我们组的，但被班主任略了去，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，剩下两个组不知有何技巧，没有被提到。

语文课代表的汇报也如同预料，用词比较委婉，基本是些空话，但大家自己都能补全了的。接下来的数学便要有鸟人先生来汇报了。刚上台就被质问“怎么又是你”，就言出了我不愿上台，却又被接着问“为什么”，也便无言以对了。然后预定了下次由我上台。内容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了。

课代表的汇报之后，又由班主任接管了。是不是也要点到些人。讲到某一刻，脸上突然好像流露出极其厌恶的神情，大概事看到“手机”二字罢。也要求要严控，课为何周末往往又有听力作业呢？

既然说到手机，就不免要提到游戏了。这二字仿佛洪水猛兽，使人还没听到就要发慌，躲得越远越好。我已提前预判到那九人的被点名，可没想到，竟一转攻势，把我们组点了遍，从老六到瑞，一个不差。我还没弄清楚她对游戏的定义，就也被列入其中了。我无法想到两个字竟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，使一切跟好沾边的，都是它的相反数。难道学生经历了一周朝六晚十，周末还奔波在各个辅导班，沉浸在各科额外的作业中，就这么忙里偷闲地花一个小时，或是仅仅半个小时来放松一下都成了犯罪吗？怎么就成了一些人口中的不思进取，自甘堕落呢？

于是便这么匆匆结束了。学生低着头，梦游似的走出校门，家长伸长脖子，忙于看自己或他人的成绩，老师则忙于各种阿谀奉承中。于是，完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觉得背后发凉，好像有什么盯着自己，使人不敢多想。

（本文纯属无义，尤其最后一段，切勿深究）

### 仓鼠学生的日记

9月1日，星期天

今天是我的纪念日。可没人注意到这一点。一年了。一年前的今天，他们把我从“小学”“摇”上来。

9月7日，星期二

我决定永远不碰作业。

9月9日，星期日

我决定还是写作业吧，但只在晚上写，晚上他们都睡了。我在教室里，写呀，划呀，修呀，总之要弄出声音烦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可不玩那些小把戏，要是我卷点儿什么，那都是为他们，绝非为我自己。

9月12日，星期一

为什么存在？

9月20日，星期三

他们俩今天都来了，把我从教室里拽出来，放进一个用作业和试卷搭建起来的近似于迷宫的东西里面。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。他们把这当作油田，想要从中榨取些什么。看着我在死胡同里转来转去，他们笑呀，叫呀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油田。他们试图击溃我的意志，压

迫我，折磨我。他们可以拿走我的人身自由，但他们永远无法夺走我的灵魂。

我叫沙子，我是个寄吧。

9月22日，星期六

在这里，我有我所需要的一切，我没有理由不开心。

9月24日，星期三

对于作业的评价：

它在燃烧。

它张牙舞爪。

它要将我吞没。

我不该再写作业了。

9月26日，星期五

写作业。

上课。喝水。

9月27日，星期六

今天我先上了一节课，又喝了一些水。

9月30日，星期二

作业 上课 水

作业 上课 水

就没点儿别的了吗？

我要借此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为自己以及所有受压迫者们的权利；杀一杀那些冷酷无情的教育家的嚣张气焰。

我打算从现在开始不写作业，不听不学直到自由……或者说直到死。

下午 2:33

不写作业两分钟了。我意志坚定。

下午 2:36

不写作业五分钟了。我开始感到心慌。

下午 2:41

作业。他们在嘲笑我。

下午 2:45

我的智商下降了一点，没准儿更多，

下午 2:47

今天的牺牲已经够大了，就到此为止吧，一只智障学生对抵抗运动来说有什么用？

所以我写了 50 页作业，喝饱水。

下午 2:48

手废了！手废了！内卷之神就那么瞪着我。

下午 4:00

从轻度内卷过度中恢复过来。真是漫长的一天啊。

.....

11月6日，星期四

我多日的祈祷终于有了回应：学校的门开了。今夜，我将踏上一段完全未知的旅途。



## 正林先生

初中部也无非是这样。校园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，但花下也缺不了三两成群的“国际高中部”的狗男女，[数据删除]，实在标致极了。

初二级的走廊里有几本书看，有时还值得去一转；倘在上课，里面的几个沙发倒也还可以坐坐的。但到课间，有几层的地板便长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，兼以满楼振聋发聩。问问精通时事的人，答道，“那是在数手指”。

到别的地方去看看，如何呢？

我就往五楼的十九班去。从楼底出发，不久便到一处屋舍，写道：初二语文组。不知怎地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。其次却只记得英语了，这是苏联的遗民范翰宸，先生客死的地方。十九班是一个教室，并不大，冬天暖的厉害，还没有别班的学生。

大概是人以喜为贵罢。讨喜的孩子，运往四楼，便用金丝玉锦缀着，裱在英语组前，尊为“讨喜的孩子什么都好”；苏州野生的东哥，一到十九班就请进教室前，且美其名曰“进步快”。我到十九班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，不但班主任法不责众，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。我先是住在食堂旁边的一个草屋里的，初冬已经颇冷，蚊子却还多，后来用被盖了全身，用衣服包了头脸，只留两个鼻孔出气。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，蚊子也见缝插针，居然睡不安稳。饭食也不坏。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校长的饭食，我住在那里不相宜，几次三番，几次三番地说。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校长的饭食和我不相干，然而好意难却，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。

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，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。

语文是一个教授独任的。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壮的先生，没有须，戴着眼镜，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一将书放在讲台上，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到：

“我就是叫做正林的……”

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。他接着便讲述语文在中考发达的历史，那些大大小小的书，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。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；还有翻刻外国译本的，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文学，并不比中国早。

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同组的人，在校已经一年，掌故颇为熟悉的了。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。这正林先生，据说是有了孙子太高兴了，有时竟会忘了上课；冬天是一件旧外套，寒颤颤的，有一回上语文组去，致使别的老师疑心他是扒手，叫组里的老师，大家小心些。

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，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谈起自己的孙子。

过了一星期，大约是星期日，他便让同学叫来叫我了。到得他家，见他坐在书和许多单独的讲义中，——他其时正在研究着文学，后来有一篇致辞在本校的典礼上发表出来。

“我的讲义，你能抄下来吗？”他问。

“可以抄一点。”

“拿来我看！”

我交出所抄的讲义，他收下了，当天便还我，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。我拿下来打开看时，很吃了一惊，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。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尾，都用红笔添改过了，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，连翻译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。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：现代文、古文、历史。

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，有时也很任性。还记得有一回正林先生将我叫到他家去，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道题来，是宋朝的古文，指着，向我和蔼的说道：

“你看，你将这句话翻译错了一点了。——自然，这样翻译，的确比较通顺些，然而翻译不是写作，原文是那么样的，我们没法改换它。现在我给你改好了，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

的那样写。”

但我还是不服气，口头答应着，心里却想道：

“心里却想道：“翻译还是我写的不错；至于正确的译文，我心里自然记得的。”

学年试验完毕之后，我便在南京玩了一夏天，秋初再回学校，成绩早已发表了，同学八百余人中，我在前列，不过是没有星光。这回正林先生所担任的功课，还是语文和历史。语文学习了大概一星期，他又叫我去，很高兴地，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：

“我因为听说十九班只会学习，所以很担心，怕你不肯报名体育会，现在总算放心了，没有这回事。”

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。他听说十九班的老师是独裁的，但不知道详细，所以要问我怎么裁法，学生变成怎样的听话，还叹息道：“总要看一看才知道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有一天，本级的自管会干事到我班里来了，要借班上的体育成绩看。我检出来交给他们，却只翻检了一通，并没有带走。但他们一走，别班学生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拆开看时，第一句是：

“你改悔罢！”

这是《新约》里的句子罢，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。其时正值日俄战争，托老先生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，开首便是这一句。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，爱国青年也愤然，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。其次的话，大略是说上年运动会的的成绩，是建明先生在记分册上做了手脚，改动了成绩，所以能有这样的奖项。末尾是匿名。

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。因为要开同级会，干事便在公告上写广告，末一句是：“请全数到会勿添足”，而且在“添”字旁边加了一个加。我当时虽然觉到加的可笑，但是毫不介意，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讽我们了，犹言我们得了教员特别的优待。

我便将这事告诉了正林先生；有几个我班的同学也很不平，一同去去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，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，发表出来。终于这流言消灭了，干事却又竭力运动，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。结末是我们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。

十九班学习好，所以十九班人自然只会学习，运动会得奖项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：也无怪他们疑惑。但我接着便有参观十九班窝里斗的命运了。第二年颁奖，舞台的背景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，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，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，自然都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情景，但偏有章文轩夹在里边给，俄国人做侦探，被日本军捕获，要枪毙了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；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。

“万岁！”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。

这种欢呼，是每看一片都有的。但在我，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。此后回到十九班来，我看见那些闲看批斗英雄的人们，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，——呜呼，无法可想！但在那时那地，我的意见却变化了。

到第二学年的终结，我便去寻正林先生，告诉他我将不学文学，并且不来这语文组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说话，但竟没有说。

“我想去学尻δ股学，先生教给我的知识，也还有用的。”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尻δ股学，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，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。

“为文学而焦的股δ文，怕于尻δ股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。”他叹息说。

将走的前几分，他叫我去到语文组去，交给我一张他和孙子的照相，后面写着两个字道：“惜别”，他叫我去到语文组去交给我一张他和孙子的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：“惜别”，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。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；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，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。

我离开语文组后，就多日没有照过相，又因为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连信

也怕敢写了。经过的时日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，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。从他那一面看起来，是一去之后，杳无音信了。

但不知怎的，我总还时时记起他，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最给我鼓励的一个。有时我常常想，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诲，小而言之，是为十九班，就是希望十九班的成绩提高；大而言之，是为学术，就是希望新的语文传到 19 班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。

他所改正的讲义，我曾订成三厚本，收藏着的，将作为永久的纪念。不幸七日前迁组的时候，中途被劫了一口书箱，失去半箱书，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。责成那帮人去找寻，寂无回信。只有他的照相，至今还挂在十九班的伟人墙上，讲台对面，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壮的面貌，似乎正要捧腹大笑起来，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勇气了；于是斟上一杯水，再继续写些为“正人君子”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。

十月十八日

## 死地

——为璟傲而作

张璟傲已死了！寄！  
——煎炸着的那万米的寄吧  
是他的尸体

他死在冲的时候；  
旧终时  
依然睁着枯干的眼  
巴望手机里  
出现一个金光……

没有金光  
甚至保底也没有

看见的到处是：  
像被火烧过的  
焦黑的试卷  
与枯黄的寄吧  
与到处用过的废纸

那些寄吧<sup>①</sup>呢？  
那些曾用大眼  
偷看试卷的伞兵呢？  
一切都晚了！

几千万的“讨喜<sup>②</sup>之子”  
从语文到数学，  
从数学到英语，  
寻找着，寻找着  
一个答案，  
再抄些吧……

向着天  
千万人一齐大呼  
寄！什么牛马<sup>③</sup>试卷乎！

但是，  
没有改变！

千万的“不讨喜之子”

注：①：寄吧，原指牛子，这里用作引申义，指伞兵般的人。

②：讨喜，讨喜欢的孩子，尤为老师所赞赏。

③：牛马，与伞兵成近义词，较为委婉。

从生物到地理  
从政治到历史  
找不到答案  
找不到希望  
疲乏地扶着头……

哪儿去了？  
——那些每年背了试卷的大包  
来卷<sup>④</sup>  
我们留在柜中的  
最后的试卷到哪儿去了？

还有那些  
在卷时带走了  
我物理笔记本的人呢？

班上不再有伞兵的“狼人插<sup>⑤</sup>”  
晚自习<sup>⑥</sup>也不再发出笑声了  
到处是璟傲的叹息  
与知非的哀嚎  
你再卷？！

于是他们——千万的“数学代师”  
拿出无数的试卷  
像冬天林木般的用完之笔芯  
向死亡般的试卷  
挖掘分数

于是他们  
相继地倒毙了  
——像寄  
像伞兵  
在牛马的智学网  
在充满“寄”声的数学课

从死亡的期中  
到死亡的期末  
你知道  
那开挂般的“大陀螺<sup>⑦</sup>”  
旋转着的  
到底渴望着什么呢？

我说

④：卷，指内部竞争。

⑤：狼人插，一种古老的游戏，以杀光平民为赢，多在 12 人一组。

⑥：晚自习，此处原文为晚自己，为作者笔误。

⑦：大陀螺，用指 CSGO 中开挂玩家，这里比作大聪明

如有人点燃了内卷之火啊……  
寄乎哀哉

璟傲先生不再冲了  
他开始在地府中卷起了数学

寄！这吃人的试卷！

## 日寄

十一月十五日

班主任又到班上来了。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大致是说让健与阿姨换回位置，免得阿姨与瑞闲谈。U 盘插入电脑，我的心寄动不已，我等不及要看君主专制丑陋的嘴脸了！没有歌曲，虚晃一枪，明天才能看到了。

学校用六十万吧信息科调到今天来了。到了之后，没有开门，只得干等着。也有人学着 FBI 敲门，结束是吧阿姨关到了旁边。我们几个便往天台徘徊。很好的日色。刚要玩狼人插消磨时光，不知哪里来的老师害我们大费口舌一番，不过终是没有拉我们去考试，只好到别处等着。不只是班主任失责还是去处理六十万了，不过终于是来了。

对于每周一歌，我的评价是：“太假了，一群假人”。

世界是时间的函数，对于时间的每个值，都有唯一的世界状态与之对应，所以还是珍惜当下罢。

早自习，班主任又不安稳了，偏要觉得我们班的课是最难上的，课堂无人发言，寂静无声，可能是多带了两个版的缘故。可是为何其他任课老师也有同感呢？说来也怪，我们班从初一以来一直如此。思考过后，得到一个结论，我们班的支柱是中差生。这些人上课积极，声音大，可话里总要参入几句不该说的，便开始被打压。而优生呢，因为看到这些的状况，不愿与他们同流，便也沉默着，于是就成了这个状况。

“明天让你们自己选”

“这次声音可得大点”

十一月十六日

体育课欲借球，与瑞、章、范等人共至器材室。入门：

“体育徐老师让我们借十二副羽毛球，两个篮球。”

“徐建明？十九班啊？”

“对”

“不要来这么多人，只有一个课代表”

只好出门，留瑞一人在内。后又想到瑞拿不动，于是回头到门口等着。这寄岂能再赶我们？没想到，高攀了属于是。

“出去！都出去！”

“？”

可怜瑞肚子把那一筐搬出来。那核心价值观也不来创我们了，真是悲哀。也许是去创它了呢？

体育课后，回到教学楼，日色很好，也没有在电梯里苟活的人。饮料机纸币又停用了，寄。到得班上，专职已经开始了。不但五变成了二，实际却成了一。难道我们看不出 4 到 5 与 10 到 11 之间的空缺吗？现在看来，似乎确实，毕竟三个月的空隙也不曾觉察。

“这个好听吗？”

“这个太难了。”

“这个不错，就这个吧”

“你们先练这个吧”

“看看隔壁唱什么；他们瞎唱什么呢，我们不管”

“好好唱” “就这个吧”

于是，完了。我已经看到那天的情景了。好像说星期五就要唱的。

是时候把桢扬了。

十一月十七日

还是没扬。

他们又找到新的乐趣了。中心竟是邱阳，实在不可思议——也是当然的，他只能靠这个来取得一席之地。因为那群人，他似乎也无法依靠这个了。说到底不过是一把未开锋的刀，在手上舞来舞去，无论上课下课，像仓鼠一般，也要弄出不小的声响。也有在指缝捅来捅去的，结末是将银鱼的本子变得千疮百孔，而后得到瑞合力的痛打罢。

十一月十八日（因事务繁多，本日及后日寄于二十二日写）

时间一长，便只记得些重要的事了。

终于扬了，不过是与鸟人先生的作者换了个位置，也是很好的，至少仔细的吵闹不如从前了，不过上课也偶要冒几句话的。

然后是灯光晚会。开头倒也值六十万，还颇有电音节的意思，越往后就越无趣了，对面楼的人也仿佛要来骂一句“你寄吧谁啊”。我便和东哥找到新的乐趣了。起因是坏了的灯光棒，和东哥研究一番后竟理解了一切，也帮别人修好了。唯一的遗憾即为四个初中部的老师中没有任教我们班的罢。也无意外，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。不过自从得知有网上投票后也便改变想法了。

之前还有个机会的，即一起在班上吃所谓“垃圾食品”，然后看些社死的视频罢。也是很好的，不过听人说是几个家委用大家的钱“做好事”，所以十分迷惑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（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同上）

大概确实是我们不讨喜罢。晚自习很快便有了数学限时练习，我并不讨厌数学，但倘以这种形式，便有些不耐烦了。在这之前确有一家委进来发布通知了，大概是说周六的也要付钱了，实在也不贵，十四乘上九十六便得一千三百四十四罢了，就是这数字实在不大吉利。但后来便有班主任进来说话了：

“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，哪有人免费给你们上课”

“再说这么便宜，有什么好叫的”

接着便摆出了那个式子，便陆续没有声音了。

寄！忘了函数垂直乎！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（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同上）

周末实为没有可写的事，不过是减九十六罢。

中午班主任宣布了每周一歌的不在，而将一二九定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之一，据说是与二十班老师商定的，具体就无从知道了。还有下午换课的事宜，为了周三的数学竞赛，早上竟还说错了的。

今天开始做操改为跑步了。寄！刚跑两步就扭到脚了，于是可以摸两天鱼了。

晚自习结束终于理解了意思，原来很简单的事，可能没有说清楚罢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

今天没有甚么事，摸了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

今天没有甚么事，摸了。

还是有一件事的。即班主任中午又来班上讲话了。是说入团积分的事，大略是想要的人分数不高罢——我们可不管，毕竟事他们让我们自己填的。他们也可能觉得没有办法，就按这个来了。于是便有四个人出去填了东西，其中也有我的，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再谈谈讲话的内容，又是说我们不爱班级，没有积极向上，总之归为一条：不好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

今天没有甚么事，摸了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

今天没有甚么事，摸了。



十一月二十七日

不能再这么摸下去了。还有很多要公布于世的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

今天不知道怎么写起，摸了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

为了唱歌的事，班主任又开始了。“没有声音”的话大概听了几十遍罢，也带着我们模仿，不过自娱自乐罢了。

他们急了。市里教育部的纪检委要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却还没有确定要来我们学校，或者我们班，就已经被要求收起教辅了。

十二月七日

很久没有写日寄了。大概事事务繁重罢，我竟没有觉察。只得凭记忆写些了。

首先是唱歌。要唱的不仅是“谢谢你”，又增加了《保卫黄河》——大概是定下来了。也不止一遍说过“花了很多钱请外面的老师”。我们已没有感觉，活成了木偶。不过外面的老师还是不错的，引用一句是“很有精神”，于是便跟着唱了，毕竟九日就要每周一歌，二十二日便要大合唱了。

十二月十日

昨晚的会议实在无趣，实际大约是浪费了一小时。不过班主任竟能把整个英语组都忽悠成这首歌，也是很惊人的。

外面的老师总归是要更好一点的，已经第二次来了，不过原来八次排练因为时间只剩下三四次了，毕竟不能动了那些课。

前两天说要买的监控到了。我一向很反对再班上装监控，为了那几个人何必坏了全班的信任呢？说的远些，这与监控又有何区别呢？不过终于不能说出。“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。”这是来自泰戈尔的飞鸟集里的。那时尚且知道这个道理，现在怎么又迷惑了呢？好在和我先前的想法一样，不会装的。但总会有办法的，毕竟上午就被问了会不会装。我当然是不会的。

周六又要上课了，也就上面检查的那周休了一次而已，毕竟我们可是被自愿签了保证书的。不过相比初三的整天，高中的周日还有半天还是好的。自从双减之后就一直如此了，最近听到党员领导要带头生二胎，也不知道是哪位贵人一时兴起想来的。这些本是不好说的，毕竟“对未来充满信心”已经在教种书上，成为政治义务了罢。

十二月十三日

今天，很好的月光，不知那三十多万人能否欣赏到呢？正好今天历史课学到此课，使我于是又重温了这一段历史。我翻开历史书一看，这历史没有好坏，我横竖听不进，看了半天才看出，这历史书满本都歪歪斜斜写着三个字：“小日本”，使我们又惊呼：“\*\*\*\*\*小日本！”

十二月十四日

监控终于是装上了。班主任不用到教室来就能监视我们了，只有我们受伤的世界完成了。我至今没有明白这初心是什么，是为了帮助自己还是监督我们。我的理智控制着我不去拿点什么水杯之类的东西砸它，但我还是托人明天带个镜子和我的凸透镜一起用了。唉，我不知何时才能与它不见！

还有一件事，即周六下面上课的事。最后一节的物理课，西西于是就坐到我们当中来了。钱看到自然要骂，并且把西西拎到前排去了，但转过头来便说我们不讨喜，随意换座位，并且下节课一定要我们分开。

到了周一，班主任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原因是钱私发了消息说：“十九班的男生上课不能静下来，提醒十九班的九个同学注意纪律”这句话不知怎的竟被理解成了我们几个男生丢了全班的脸了，我很是疑惑：换座位的西西和那些女生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但总归是喜提钱

和班主任两顿痛骂。

十二月十六日

班主任曾说的“全年级一半的班装了监控”似乎也被提上日程了，毕竟已经向地理老师推销成功，并且在十七班启用了。看来需要和十七班交流并联合了。

下午的评教，便使我回想起一些事了：

“你们这个班比较好，我以前带的班胆子肥，把老师多布置的作业和批评都记着，并且想：‘你等着，看我到评教怎么写你’。所以每次评教前我都要正儿八经地给他们上一节班会。其实这不是假，老师这么做的原因你们都不理解，也没有资格评价老师教得怎么样，只能是喜欢或不喜欢罢了。”

既然如此，那评教的意义不也就是假了吗？而且我并不觉得我们不能评价老师，毕竟我们也上了近十年的学了，可能比有的老师的教龄还要长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呜呼，无法可想！

我仿佛又听见物理老师的评价了：演员。

“老大郭在看着你。

Big Mrs. Guo is watching you.”

——鬼鬼银鱼《体面的自由》

十二月十七日

今天，很冷的天气。

音乐课和平时一样，并没有什么特殊。

下午还是有些奇怪的。首先是前两节课被拿去保卫黄河，并且使瑞成了工具人，使东哥社死了罢。后两节课因为老师有活动所以自习，做了一张物理练习，这并使我装到了。即摸了一下午罢。

在初一后面的高尔夫馆建好了，不过是一个罩子，美其名曰“馆”，并大肆宣扬，凡是通往那里的路都要贴上告示，听说是可以选修的，不过班上也没有动静。

明天被参加了金钥匙，好像是类似那种题库的比赛，都是些离谱的题，不过也因此不用周六到学校来了。物理学本作业总要等到周六再发，于是我便无法拿到了，马上就要英语练习了，便是瑞成为工具人的原因。

一月十日

已经很久没有写日寄了，也有得很想写的的候，不过事情一多便忘却了。前日生了一场大病，有一个星期，也因此拖延了事务。大概是还有些不顺罢，拿起笔却无从下手，明后日就是期末考试，不便多言，就先写这些罢。